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四六

唐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訥羅奉詔譯

出家品第十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於靜夜中作是思惟我若不啓父王私自出家有二種過一者違於法教二者不順俗理既思惟已從其所住詣父王宮放大光明一切臺殿樓閣園林倍增嚴飾光明照曜王遇光已尋便覺寤謂侍者曰此爲何光夜分未盡豈日光乎侍者答言非日光也重以偈頌而白於王

臺亭及樓閣 縫壁與園林 衆影悉不生故非日出光 鴛鴦及翡翠 孔雀迦陵伽羣鳥未翔鳴 故非日出光 此光甚希有昔所未曾見 能令心喜悅 除熱得清涼應是勝德人 垂光照於此 時王從卧起

詳觀於十方 乃見菩薩身 威德無有上深心極尊重 將欲申恭敬 菩薩以神力固不令王起 長跪而合掌 前白父王言大王莫愁惱 勿與我爲障 今者願出家惟垂見哀許 王時聞此言 思惟設何計涕泣向菩薩 而作如是言 大位及國財一切悉能捨 除去出家事 餘皆無所惜菩薩以妙音 重白父王言 竊有四種願未稱於本心 大王若賜者 當斷出家望一願不衰老 二願恒少壯 三願常無病四願恒不死 王聞是語已 而告菩薩言此事甚爲難 非我力能辨 諸仙雖劫壽終歸於壞滅 誰離生老死 獨求常住身菩薩答王言 四願若難得 今但求一願更不受後身 王聞菩薩言 愛心稍微薄

而作如是說 我今亦隨喜 利益諸衆生
令汝願滿足 雖發如是語 心猶懷熱惱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歡喜而退雖復往來人
無知者既至明四六旦王召親族及諸釋種作如
是言太子昨於中夜來請出家我若許之國

無繼嗣汝等今者作何方便令其息心時諸
釋種白大王言我等當共守護太子太子何
力能強出家是時父王勅諸親族於迦毗羅
城東門之外置五百釋種童子英威勇健制
勝無前二一童子有五百兩鬪戰之車以爲
嚴衛一一車側五百力士執戟於前南西北
門各有五百如上所說於其城上周布分布
持刀仗人復有宿舊諸釋大臣列坐四衢咸
悉營備王自簡練五百壯士擐甲持矛皆乘
象馬於城四面晝夜巡警無暫休息是時國

大夫入摩訶波闍波提於王宮內集諸姝女
而說偈言

汝等於今夜 無令著睡眠 當建妙高幢
燭以摩尼寶 四面珠瓔珞 亦發大光明
照曜宮殿中 如日咸覩見 奏彼天妓樂

絃出微妙音 華髻半月垂 寶髻師子飾
璧璫及環珮 璀璨以嚴身 戶牖設重關
堅牢持管鑰 出入咸親覩 進止悉當知
汝等侍奉人 宜應執兵器 聞輪將縉索
矛戟及戈鋌 莫生慢怠心 周衛於階闈

汝等守太子 如人護自眼 勿使棄世間
猶如象王去 實位絕繼嗣 國土無威光
佛告諸比丘時有二十八夜義大將般遮迦
王而爲上首先住彼毗沙門宮共相議言
菩薩今欲出家我與汝等作何供養時四天

王告夜叉衆言菩薩將欲出家汝等應當捧承馬足時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衆言菩薩今夜將欲出家汝等宜應營護佐助時彼衆中有一天子名曰靜慧作如是言我當於迦毗羅城所有一切軍士婦女守菩薩者悉令昏睡無所覺知復有莊嚴遊戲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令彼城內外所有象馬及諸雜類寂然無聲復有嚴慧天子作如是言我當從彼於虛空中化爲寶路皆以金銀琉璃碑礪碼瑙真珠玫瑰衆寶廁墳散諸名華彌布其上懸繒幡蓋羅列道側復有諸大象王伊鉢羅王而爲上首作如是言我於鼻端化爲樓閣其中則有天諸妓女鼓舞絃歌而爲翊從復有諸大龍王婆樓那王而爲上首作如是言我等當吐栴檀香雲及沉水香雲雨栴檀

未及沉水末妙香芬馥遍滿虛空復有法行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遺宮中所有端正女人形貌變壞不可附近復有開發天子作如是言我當於中夜時覺悟菩薩釋提桓因作如是言我今亦當爲彼菩薩開示道路如是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那緊陀羅摩睺羅伽等盡其所應護助菩薩爾時菩薩於音樂殿中端坐思惟過去諸佛皆發四種微妙大願何等爲四一者願我未來自證法性於法自在得爲法王以精進智救援一切牢獄愛縛苦惱衆生皆令解脫二者有諸衆生嬰此生死黑暗稠林患彼愚癡無明瞽目以空無相無願爲燈爲藥破諸暗惑除其重障成就如是方便智門三者有諸衆生堅高慢幢起我所心想見倒虛妄執著爲說正法

令其解悟四者見諸衆生處不寂靜三世流轉如旋火輪亦如團絲自纏自繞爲彼說法令其縛解如是四種廣大誓願正念現前爾時法行天子及淨居天衆以神通力令諸殊女形體姿容悉皆變壞所處宮殿猶如塚間作是現已於虛空中告菩薩言

面貌清淨如蓮華 功德智慧無能比
觀察女人當遠離 云何於此生著心

爾時菩薩以偈答曰

我今觀此婬欲境 一切變壞如臭屍

願得永出諸愛纏 不復於中生執著

爾時菩薩見於宮內所有美女形相變壞或有衣服墜落露形體或有頭髮鬢亂華冠毀裂或有容貌枯槁纓珮散壞或有脣口渴斜或有眼目角睂或牙喘將絕或涕唾交流

或咳嗽不止或揮手擲足或有面色青白怪狀恐人或皮膚拆裂膿血穢汙或有悲啼或有大笑或復齦齒或復調語或傍壁倚立或憑牀危坐或枕鼓而卧或抱箏而寢或有睡舍簫管鑼以作聲或取諸樂器繚亂委擲或覩然而睡或覆面在地或有張口或有閉目或失便利臭氣熆燎或有蓋頭或有露首顛倒狼藉縱橫而卧先時所有端正美容天諸神力悉皆變壞見如是等種種相已靜念思惟女人身形不淨弊惡凡夫於此妄生貪愛起大悲心發如是言咄哉世間苦哉世間甚可怖畏凡夫無知不求解脫此處虛誰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劇苦猶如屠肆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劇苦猶如屠肆能斷諸命此處不淨猶如羣豕在溷廁中此

處無味妄生味想猶如餓狗齧其空骨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困竭猶如水族曝於乾地此處窮迫猶如乏鹿爲火所害此處可怖猶如死囚詣於都市此處沉沒猶如涉海船舫破壞此處危懼猶如盲人墜於

深谷此處無利猶如稱博財物都盡此處無潤猶如大旱草木乾焦此處能傷猶如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損耗猶如黑月漸漸將盡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作如是說種種譬喻審諦籌量次於己身從頭至足循環觀察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愛潤業田 從緣受生死 積集衆不淨
和合成此身 脾腎肝肺心 腸胃生熟藏
皮肉將骨髓 毛髮及爪牙 運動如機關

諸蟲之窟穴糞穢常盈滿膿血恒流注生死憂惱侵老病飢渴逼智者觀是苦一切如怨讐當棄虛妄身云何生取著菩薩如是觀自身已繫念現前寂然久默於虛空中有諸天衆告法行天子言菩薩將欲出家今者遲迴似生疑悔所以者何我見菩薩觀視妓女或熙怡微笑或顰慘不樂將非菩薩生戀著耶然彼之心猶如大海我等凡淺不能測量法行天言菩薩於無量劫捐捨一切頭目髓腦國城妻子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何況今者是最後身而於弊欲生戀著耶爾時菩薩即從座起褰七寶所成羅網帷帳安詳徐出合掌而立正念十方一切諸佛作是念已即見天主釋提桓因及四大天王日月天子各率所統東方提頭頰吒

七六五

天王領乾闥婆主從東而來將無量百千乾闥婆衆奏諸妓樂鼓舞絃歌至迦毗羅城圍遶三市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南方毗樓勒叉天王領鳩槃茶主從南而來將無量百千鳩槃茶衆各執寶瓶盛滿香水至迦毗羅城圍遶三市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西方毗樓博叉天王領諸龍主從西而來將無量百千諸大龍衆各手持諸雜珍寶真珠瓔珞種種華香復散香雲華雲及諸寶雲亦動微妙輕靡香風至迦毗羅城圍遶三市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北方毗沙門天王領夜叉主從北而來將無量百千大夜叉衆手捧寶珠其光照曜過於世間百千燈炬身著鎧甲手執弓刀矛戟干戈輪槊以弩至迦毗羅城圍遶三市依空而住合掌

低頭向菩薩禮爾時天主釋提桓因從三天與其眷屬一切諸天百千萬衆持天華鬢末香塗香衣服寶蓋無數幢旛及以瓔珞至迦毗羅城圍遶三市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日月天子左右而至亦齋種種供養之具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爾時菩薩觀見十方仰瞻虛空及諸星宿并覩護世四大天王乾闥婆鳩槃茶諸天龍神并夜叉等復見天主釋提桓因各領百千自部眷屬前後導從遍滿虛空弗沙之星正與月合時諸天等發大聲言菩薩欲求勝法今正是時宜速出家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於今夜靜出家時到即就車匿而語之言車匿汝宜爲我敷乾陟來爾時車匿既聞此言竊

自思念今始夜半何用乾陟白菩薩言內外
甚安無有急難好惡之事不審太子何用乾
陟爾時菩薩告於車匿而說偈言

我身已具足

一切吉祥事

當欲出家去

汝今莫違我

四六

於是車匿復聞菩薩如是偈已舉身戰掉不能自持爾時菩薩重語車匿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須彼乾陟莫違我意速鞍將來車匿是時故發大語望使宮內皆悉聞知白菩薩言太子恒常無有錯謬諸所作事必擇其時今者何爲而索乾陟虛空諸天以神通力令彼一切都不覺知爾時菩薩密以偈頌語車匿言

車匿汝當知 我今觀此處 一切可怖畏
猶如塚墓間 如共羅刹居 亦似蛆蟲穴

又類受胎水 縱橫狼藉眠 我見五欲苦
心意至不安 不願處此宮 於園林遊觀
覩彼老病苦 幷見於死屍 我定欲出家
汝速取乾陟

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昔在嬰孩相師占

已而白王曰王之太子相好具足當作轉輪聖王我又曾聞世間智人修諸苦行或不剪爪或有倒懸或衣以樹皮或自拔頭髮或受牛鹿等禁或五熱炙身修此苦因願求樂報況復太子當爲轉輪聖王統四天下七寶具

四六

九

是一切世間咸謂太子必當得此轉輪王位仙人所記應無虛妄如是寶位云何棄之爾時菩薩語車匿言昔日仙人但記爲轉輪王亦復有記當成佛道於二記中何者爲定慎勿妄語車匿言昔日阿斯陀仙合掌而言大

王當知王之太子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在家作輪王也何以故佛相明了轉輪聖王相不明了但諸釋種隱而勿傳恐畏太子出家學道不謂太子猶憶斯事菩薩語言車匿我昔從彼兜率下生之時在胎之時乃至出時所有諸事悉皆不忘況復仙人受我記勗而得忘耶車匿諸天復勸我言菩薩速疾出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轉法輪是故應知必得成佛車匿我今寧被割截支體食雜毒食入大火聚投彼高巖不能在家受五欲事如是世間五欲境界皆悉無常甚可怖畏即說偈言

我昔受五欲 今實畏苦因 無始積愛流猶如海難滿 逐飲轉增渴 處夢未覺知坏器不堅牢 盛饌如諸毒 浮雲必銷散

法露無久停 幻事惑彼心 水泡暫起滅
芭蕉不堅實 虛拳誑小兒 蛇首不可親
毒蔓終難觸 智者當遠離 猶如避深坑
佛告諸比丘菩薩說此偈已又告車匿我亦曾作四天王天乃至六欲諸天亦曾生彼色究竟天非想非非想處我憶往昔無量生中愚癡惑亂爲麤弊欲備受衆苦打罵繫縛損害身命死入惡道今者於此深生厭離正使諸天勝妙境界尚無貪染何況耽此人間五欲生戀著耶轉輪聖王雖得自在終未免於生死之患我觀世間煩惱曠野甚可怖畏無有歸依無所恃怙又常淪沒生死河中憂悲險溜瞋忿奔浪嗜欲驚洄恚恨漩洑諸見羅刹常伺候人我於是中繕修六度以爲船筏智爲棹械信作堅牢自旣濟已復當攝取一

切衆生令到彼岸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
今者心決定耶菩薩報於車匿而說偈言
車匿汝當知 我今已決定 自利利他故
起於精進心 不動若須彌 終無能退轉
假使金剛電 刀劍及干戈 電火熱鐵團
墜在我頂上 終不於俗境 而生戀著心
爾時無量百千諸天於虛空中歡喜踊躍兩
衆天華而說頌曰

最勝清淨如虛空 煙雲塵霧不能染
一切境界無所著 具足善利成菩提

於是靜慧天子及莊嚴遊戲天子於迦毗羅
城令一切人民皆悉昏睡爾時菩薩告車匿
言車匿汝今莫令我生憂憤宜應速疾鞁乾
陟來是時車匿白菩薩言今始中夜未是行
時一切宮城悉皆防衛誰應於此開諸關鑰

四六

十一

時釋提桓因以神通力令諸門戶皆自然開
車匿既覩宮城開已傍徨愁戀轉復悲啼作
如是言我無伴侶此城內外所有四兵釋種
羣臣王及王子耶輸陀羅後宮嬪女一切昏
睡無有覺知今欲何去當復語誰太子之心
決定如是我今懇切啓請莫從自惟無力豈
能遮止是諸天衆於虛空中告車匿言車匿
速疾嚴鞁乾陟將來勿令菩薩心生憂惱所
以者何汝豈不見無量百千大菩薩衆釋提
桓因及四天王諸天龍神乾闥婆等各與其
衆恭敬供養光明赫奕遍照虛空車匿聞此
語已告乾陟言乾陟太子今者當乘汝出即
取最上金勒寶鞍諸莊嚴具用鞁馬王悲泣
流淚持以奉進讚菩薩言伏願太子有所希
求悉皆成滿一切障礙咸得銷除當令世間

獲安隱樂菩薩於此乘馬王已初舉步時十
方大地六種震動昇虛而行四天大王捧承
馬足梵王帝釋開示寶路爾時菩薩放大光
明照燭一切無邊世界所可度者皆得度脫
有苦衆生皆得離苦爾時菩薩迴盼俯視迦
毗羅城作如是言若我從今不得盡於生死
邊際終不再見迦毗羅城況復於中行住坐
卧爾後衆人於此起塔諸比丘是時菩薩既
出宮已宮中妓女皆悉覺寤處處求覓不見
菩薩耶輸陀羅發聲大哭宛轉于地自拔頭
髮絕身瓊瑤悲哭而言一何痛哉一何苦哉
我於今者何所依怙太子棄我而去用復活
爲悲啼懊惱不能自勝宮女總集號咷哀戀
如魚失水如樹斷根悲哭之聲聞於宮外是
時宮女奏於父王今夜睡寤不見太子其當

殿臣亦言今者失彼乾陟王聞此已發聲大
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今何所去
作是語已悶絕躯地傍臣即以冷水灑面良
久惺悟即喚所有防衛之臣而勅之曰汝等
諸將已自不謹致失我子汝當爲我內外分
行速疾求覓若得見者善言誘喻迎將還宮
是時羣臣奉王勅已展轉相告銜命而行訪
覓菩薩諸天神力永不得見爾時菩薩去迦
毗羅城至彌尼國其夜已曉所行道路過六
由旬彼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扈從至此所
爲事畢忽然不現菩薩旣行至彼徃古仙人
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慰喻車匿善哉車匿世
間之人或有心從而形不隨或有形隨而心
不從汝今心形皆悉隨我世間之人見富貴
者競來奉事覩貧賤者棄而遠之我今捨國

來至於此惟汝一人獨能隨我善哉車匿甚爲希有我今既得至閑曠處汝便可將乾陟俱還即自解髻取摩尼寶以付車匿告言車匿汝持此寶還於宮內奉上大王作如是言太子今者於世間法無復希求不爲生天受^(四六)五欲樂亦非不孝亦無瞋忿嫌恨之心又亦不求財位封祿但見一切衆生迷於正路沒在生死爲欲拔濟故出家耳惟願大王勿生憂慮大王若謂我今年少未應出家汝以我言方便諮詢生老病死豈有定時人雖少盛誰能獨免徃古有諸轉輪聖王捨國求道詣於山林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私心亦復如是若未獲得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我意善爲開解又復脫身所著瓔珞以授車匿汝可持此奉

摩訶波闍波提道我爲欲斷諸苦本今故出家求滿此願勿生憂念又脫諸餘嚴身之具與耶輸陀羅語言人生於世愛必別離我今爲斷此諸苦故出家學道勿以戀著橫生憂愁及語宮中諸妓女等并告釋種時年童子我今欲破無明網故方得智明所爲事畢還當相見是時車匿既聞菩薩苦切之語悲泣懊惱自投於地作如是言我既無力能令太子還於王宮若我從此獨自歸者王及姨母并諸釋種會當瞋忿笞撻於我詰責我言汝將太子棄在何處我必無辭將何酬答菩薩報言車匿勿爲此慮所以者何世間若有持所愛人言語委曲向彼陳說克蒙眷念或當賞賜但莫憂也車匿汝疾還宮無令大王生於愁惱於是車匿從地而起舉聲大哭乾陟

低頭前屈雙腳舐菩薩足淚下悲鳴爾時菩薩以手摩乾陟頂而語之言乾陟汝所作已畢莫復啼哭當大報汝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若不剃除鬚髮非出家法乃從車匿取摩尼劍即自剃髮既剃髮已擲致空中時天帝

四二

十四

釋見希有事心大歡喜即以天衣於空承取還三十三天禮事供養爾時菩薩剃鬚髮已自觀身上猶著寶衣即復念言出家之服不當如是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著袈裟手持弓箭於菩薩前默然而住菩薩語獵師言汝所著者乃是往古諸佛之服云何著此而爲罪耶獵者言我著袈裟以誘羣鹿鹿見此服便來近我我因此故方得殺之菩薩言汝著袈裟專爲殺害我今若得惟求解脫汝能與我此袈裟不汝若與我我當與汝憍奢耶衣

汝何惜彼麤弊之服獵師報言善哉仁者如是弊衣實無所惜即取袈裟授與菩薩菩薩于時心生歡喜即便與彼憍奢耶衣時淨居天以神通力忽復本形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菩薩見已於此袈裟倍生殷重爾

後衆人在此起塔于時菩薩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儀容改變作如是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於是發遣車匿將乾陟還流淚盈目以別車匿別車匿已安詳徐步經彼跋渠仙人苦行林中佛告諸比丘車匿既見菩薩志意不

四六

十五

迴牽彼乾陟悲哀而返爾後衆人於此起塔於是車匿既辭別已遙望菩薩頭無天冠身無瓔珞種種寶服一切都無舉手椎眉悲哀啼哭無復冀望哽咽徘徊乾陟悲鳴驟首局顧瞻望躑躅淚下交流車匿于時漸到城已

譬如有人入於空宅其城内外苑囿泉林以菩薩去皆悉枯竭城中所有大小居人不覩菩薩惟見車匿並隨其後而問之言悉達太子今在何處車匿報言太子今者棄捨五欲獨處山林衆人聞已恠未曾有人人各各相視流淚共相謂言我等當隨太子而去住彼山林所以者何離聖太子何所存活城闕蕭條無可愛樂是時車匿牽彼乾陟并齋瓔珞及無價寶冠諸莊嚴具將入王宮其馬嘶聲聞於宮內是時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及後宮媛女皆來集聚共相謂言乾陟之聲今乃不遠將非太子迴還宮耶是時車匿入宮門已姨母及妃并諸媛女渴望欲見爭趣宮門惟覩車匿不見菩薩同時啼哭問於車匿太子今在何處汝獨歸來車匿答言太子棄

捨五欲爲求道故在彼山林著壞色衣剃除鬚髮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悲泣懊惱不能自勝發聲大哭責車匿言我今何負於汝取我聖子送彼山林猛獸毒蟲甚可怖畏而今獨往將何所依車匿言太子付我馬王及諸寶具逼促於我令我速還恐畏夫人橫生愁惱是時宮中諸媛女等染欲因緣故染於愛著苦惱身心悲涕哽咽摩訶波闍波提街淚而言嗚呼太子汝身本以栴檀塗拭威德光大今者云何憔悴山野蚊蟲唼膚能安斯苦嗚呼太子在家之時衣以僑奢耶衣今者云何著麤弊服四六嗚呼太子在家之時百品調和香潔之饍今者云何能敢無味麤澀之食嗚呼太子在家之時坐卧茵褥無非細軟今者云何藉履荆棘能忍受之嗚呼太子在家

之時富貴之人盡心事汝猶恐有失今日云
何貧賤之人或能欺汝嗚呼太子在家之時
端正婦女恒常娛樂恣於五欲今者云何自
放山林獨行獨住摩訶波闍波提種種言詞
悲哭懊惱從地而起重問車匿我子當去之
時向汝何囑我子頭髮今在誰邊復誰剃也
車匿啼哭不能自勝報夫人言太子囑我汝
至宮時再拜我母慇懃勸請莫生憂念道我
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還當相見即
執寶劍自剃頭髮擲置虛空諸天接取將還

供養摩訶波闍波提重復悲泣作如是言嗚
呼太子頭髮甚長柔軟青紺於一毛孔一毛
旋生堪冠王冠受於王位汝今何爲割截棄
擲嗚呼太子兩臂膚長踝不露現行步詳雅
如師子王目如青蓮身真金色言音隱隱如

鼓如雷如此之人何堪修道審其是地當有
聖王此威德人應爲其主即說偈言
四六

若言此地非福處十七不應生是勝德人

既現希有功德身 自當爲世作聖王

爾時耶輸陀羅發聲哀哭責車匿言車匿太
子去時我於彼夜睡眠重不覺不知汝將
太子送在何處今去近遠汝獨歸來車匿汝
無利益是我怨讐損害於我汝作惡業今已
備足不假虛啼車匿此馬常時嘶聲聞於數
里當爾之夜何以寂然今日悲鳴但增哀感
汝與乾陟俱爲不善令我無主城邑空虛由
此乾陟及汝車匿於是車匿悲哀啼哭報耶
輸陀羅言妃今不應瞋罵乾陟亦復不當責
及於我我與乾陟初無過罪所以者何乾陟
去時非無疑難悲鳴踴地前却不行嘶聲徹

半由旬啼聲聞一拘盧舍但以諸天神力不令妃悟耳我與乾陟有何憊過大王先有嚴勑一切左右善加用心守護太子諸城門禁兵衛之人咸著睡眠無所覺了太子初出如日昇天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行路之際我最

引前初出之時我反讚助諸城門戶自然自開乾陟是時足不踐地剃髮擲空貿易衣服種種事業皆是諸天神力所爲爾時耶輸陀羅苦惱逼切忽然躰地流淚而言苦哉苦哉何故太子棄我而去豈可不聞韋陀論說古昔有王入於深山攜其妃后同修聖行何故今日獨捨我去車匿太子若爲生天修諸苦行求諸天女然彼天女何必可求乃捨王位及棄我等車匿我實不願獨自生天亦不自求人間妙樂願與我主生生之處恒作夫妻

還如向時受勝果報作此語已悲哀啼哭又言車匿我主今在何處使我無端遂同孤寡於今已往不衣好衣不食美食香華瓔珞我身永絕雖復居家恒常作於山林之想耶輸陀羅以無數千言責於車匿車匿前進諫言

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惱所以者何太子出時諸天翊從東方天王及乾闥婆主南方天王及鳩槃茶主西方天王及大龍主北方天王及夜叉主其身悉被金剛鎧甲或執弓刀或持矛戟或復導前或復隨後梵王帝釋及日月天皆將眷屬欲界天子化作摩那婆身天人寶女無數千億皆大歡喜將天妙華散太子上太子觀見不取不捨不貪不高猶如虛空無所罣礙我今難可一一具說爾時輸

檀王遙聞宮內哀哭之聲便從自宮蒼忙而

出是時車匿齋菩薩寶冠珠纓繖蓋牽彼乾
陟來至王前一一具陳頭面作禮時輸檀王
旣見菩薩諸莊嚴具兼聞車匿所說言詞失
聲大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一旦
背我今何所去自絕宛轉號咷而哭是時迦

四六

十九

毗羅城所有居人悉皆哀哭聲震天地諸釋
眷屬各各悲戀不能自持相視流淚咸來諫
諭扶王令坐王雖暫蘇少時還絕良久惺悟
責車匿言汝將我子棄擲何處車匿惶怖白
言大王太子棄捨五欲不染世間殷懃切諫
都無迴意即語我言汝莫諫我我今不須一
切欲樂願捨國位樂此山林時輸檀王重聞
車匿如是語已流淚懊惱語車匿言我今窮
矣無復氣勢手足悉折猶如朽株亦如大樹
無有枝葉敵境或當輕侮於我我今單已無

所能爲嗚呼我子最勝丈夫何故棄家違離
我願嗚呼我子諸相滿足百福莊嚴一一相
中皆悉備具伺諸妓女睡眠不覺忽然而出
嗚呼我子善巧多智昔在官內我無憂愁今
捨我去無復依倚嗚呼我子上族中生恒爲
衆人之所尊重棄捨寶位及以四方一切眷
屬單已而去譬如白象摧折大木我子去時
所有城門難開難閉開閉之時其聲遠徹云
何此夜人皆不聞必是天神令無聲響嗚呼
我子捐捨寶位如棄涕唾我先爲汝造三時
殿調適寒暄云何一朝棄之而去娛樂曠野
遊處山林甘與禽獸而爲伴侶於今已往護
城諸神皆悉棄捨此城而去嗚呼我子愛念
之心徹我骨髓何故棄我入於山林爾時輸
檀王憶念菩薩不捨晝夜欲抑令還復思仙

人昔日有記若在家者當爲轉輪聖王七寶
自然主四天下千子具足端正勇健能伏怨
敵若令出家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開
化十方定知我子必不肯還普召大臣而告
之曰卿等在家皆有子息共相娛樂目前有
因六
慰不念吾憂吾有一子竒相聖達當爲轉輪
聖王主四天下一旦離別入於深山窮谷絕
險無人之處飢渴寒熱今誰所悉卿等子弟
宜擇五人追而侍之若中道還者滅卿五族
大臣奉勅即簡五人入山求侍是時五人追
不能及心自念言是爲逸人行不擇路何道
之有我若歸還必滅吾族不如選可住處隨
意而住於是五跋陀羅遁於山林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第三四冊 方廣大莊嚴經

六一五五

音釋